中吳紀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吳紀聞

龔明之紀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知不足齋叢書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本有譌字餘則以知不足爲最先且讎校精審故據以排印

中吳紀聞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祀。相傳已及雲仍矣。明之、幼嘗隸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飫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稗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至于鬼神夢卜雜置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嘲謔。亦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昱、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予意爲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檃括之。庶幾不爲撫掌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烏之吟爾。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中吳紀聞目錄

第一卷

范文正公
丁陳范謝
鬬百草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白樂天
唐郎官題名
解額
陸宣公
孫百篇
蘇子美
趙霖水利
崑山編
許洞
辟疆園
陳君子
半夜鐘
六經閣記
丁晉公
紅蓮稻
太一宮
紅梅閣
先高祖
黃氏三夢
皐橋詩

謝賓客
春申君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木蘭堂詩
富祕監
楊惠之塑天王像
王運使減租
第二卷
姚氏三瑞堂
張文定公知崑山
曾大父
滕章敏公
范文正公復姓
五柳堂
中隱堂三老
張子野吳江詩
蔣密學
李璋
林大卿買宅
智積菩薩
三江口
鸂鶒
丁氏賢惠錄
傳燈錄
婁侯
滄浪亭
鄭宣徽
林氏儒學之盛
國一禪師

葉少卿
安定先生
張伯玉郎中
陳龍圖使高麗
海涌山
閶門樓詩
章守子用皂蓋
軌革卦影
改正洪範篇
林酒仙
鮸魚
第三卷
葉道卿
三高亭
晉公飯僧疏
二游詩
蘇子美飲酒
上方詩
樂圃先生
盧通議
隨緣居士
石點頭
夢石天王像
范文正四子
章岷
徐都官九老會
觀風樓
程光祿
蔡君謨題壁

郟正夫
鬱林石
范文正還鄉
幽獨君詩
吳王拜郊臺
南翔寺
崑山夫子廟
張翰
橋名
白公檜
方子通
甫里
秦娘
朱子奢
白馬磵
陳君子父殿丞
謝希深
清遠道士詩
本禪師
范貫之
張敏叔
孫子和
皮日休
賀方回
癸甲先生
破山寺詩
有腳書廚
南園詩
錢氏納土
禪月大師

第四卷
太公避地處
滕章敏公結客
顧學正
執鑿詩
雙蓮堂
孫若虛滑稽
仲殊
鄭毅夫吳江橋詩
夜航船
俗語
盧發運
花客詩
祖姑教子登科
徐朝議
范忠宣公
思賢堂
鄭希尹
王元之畫像
慧感夫人
元少保
如村
張幾道挽詩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方子通詩誤
大雲翁
中吳
范祕丞
顏夫人

信義縣
蠙
郟正夫失鶴詩
孫積中
著作王先生
第五卷
唯室先生
范祕書
蝦子和尚
陳了翁鱸鄉亭詩
閭丘大夫
洞庭山
范無外
陸彥猷
生老病死
李無悔
大本錢王後身
黃姑織女
王主簿
姑蘇百題詩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郭家朱砂圓
起隱子
寶嚴院
方子通紅梅詩
綽堆
翠微集
郟子高

鄭應求
王學正
吳縣寇主簿詩
魏令則侍郎
草腰帶聽聲
翟忠惠
謚三命
臘菴
蛇化爲劍
易承天寺名
王教授祭學生文
第六卷
西樓詩
淩佛子
王唐公
獄山
范文正爲閻羅王
盤溝大聖
圖經刊誤
壓雲軒詩
白雲泉
范文正詞
蠡口
賈表之
章戶部
沈元敍滄浪亭詩
郭仲達
崑山學記
顧景繁

慈受禪師
孫郎中
南北章
王彥光
四幡之助
吳江詞
丁令威宅
蘇之繁雄冠浙右
翟超
叔父記館中語
羊充實
之彝老
朱氏盛衰
無菴
周妓下火文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潘悅之侍郎
余良弼占卦影
狀元讖
樂菴
石湖
周朝宗
朱光祿
正訛
徐聖望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紀異
徐稚山
結帶巾
諧謔

思韓記
吳中水利書
徐氏安人詩

中吳紀聞卷第一

宋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宰執。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崇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時王文正公曾爲相。見而偉之。服滿薦充館職。由此爲人主所知。不次擢用。慶歷三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上開天章閣。訪以治道。公條陳當世急務十條。一曰明陟黜。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上嘉納之。一歲之間。次第舉行。無或遺者。公初上宰相書。即受知於王文正。後陳十事。即見聽於仁宗。雖曰抱負奇偉。不容不見於施設。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邪。

許洞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洗馬墳在城西）登咸平三年進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眞

廟祠汾陰。時洞爲均州叅軍。在路獻文章。令召試中書。（予之族妹適洞之曾孫。見其家藏洞之敕牒三四紙。）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山神鎮長在。駈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

丁陳范謝

錢武肅王鏐之子、廣陵王元璙。廣陵王之子、威顯王文奉。皆爲中吳軍節度使。開府於蘇。時有丁陳范謝四人者。同在賓幕。丁諱守節。陳諱贊明。范諱夢齡。謝諱崇禮。職中吳軍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守節者。丞相謂之祖。贊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夢齡者。叅政仲淹之曾祖。崇禮者。太子賓客濤之父。其子孫又皆登高科。躋膴仕。足見慶源深厚矣。

辟彊園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彊園爲第一。辟彊姓顧氏。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園。陸羽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近世如張伯玉亦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其遺跡所在。

鬬百草

吳王與西施。嘗作鬬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陳君子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第、爲鄱陽尉、後爲丹徒泰興令、李璋尚秦國大長公主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爲教授、遂以公充選、未幾乞致仕、還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閒居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王岐公爲作志、題之曰、陳君子墓銘、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爲賦詩曰、龍秩拜春坊、歸休識慮長、掃門卑魏勃、設醴謝元王、一水蓴鱸國、羣山橘柚鄉、喜君添老社、煙駕共徜徉、張伯玉郎中亦贈之詩曰、東吳王孫歸掛冠、玉絲紅鱠滿雕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寬、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新書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峴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善書、工琴棋、因游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于朝、賜以紫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棋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橡槲、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鐘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爲未盡姑蘇鐘唯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它皆五更鐘也此張繼詩王氏學林新編誤以爲溫庭筠

白樂天

白樂天爲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經閣記

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嘗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全文也因具載之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其後天章蔣公待制中書柳舍人史館昭文張陸二學士行郡事殿中丞李公仲塗先生之猶子中臺柳兵曹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賢繼志學始大成丙戌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儥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建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靈八楹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衝爽棁圩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

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盡在是矣。古者聖賢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入善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善也。然則觀是閈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絃歌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唐郎官題名

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已漸剝缺。兵火後不復存矣。序文、乃張長史楷書。長史以草聖得名。未嘗作楷書。世尤愛之。題名之人雖不一。亦盡得古筆法。唐世崇尚字學。用此以取人。凡書皆可觀。今所傳止序文爾。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遂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閒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公詩云鷺鷥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敍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屋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解額

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額慶歷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嘗作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爲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尙多增爲六人三舍旣行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

罷。乃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窄矣。

紅蓮稻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別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至今以此爲佳種。

陸宣公

唐書云。陸贄蘇州嘉興人。按武德中。蘇州所管七縣。而嘉興本號長水縣。後改爲由拳。又改爲嘉禾。吳赤烏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宮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孫百篇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有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蘇子美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恭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內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慶歷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時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薦。而杜正獻之壻也。因鬻故紙會客事。誣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韓魏公爲請於朝。追復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嘗有觀祕閣蘇子美題壁詩。曲盡其平生大節。眞蹟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載。故見之於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銀鈎刻琬琰。蠆尾迴縑緗。擢登羣玉府。臺閣自生光。春風吹細雨。禁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簾影花竹涼。秋河瀹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誠欲叫未央。小臣膽如斗。朱儒俸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問犬羊。歸鞍飲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迕。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未臧。薄酒圍邯鄲。老龜禍枯桑。兼官百郡邸。報賽用歲常。招延青雲士。共醉椒糈觴。俗客避白眼。徵歌舞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旁。論罪等斐贅。因衣衤禁方良。姑蘇麋鹿疃。風月有書堂。永無瀹祓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兔岡。邇來四十年。我亦校書郎。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章尚軒昂。草書十餘紙。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逐令駕鼓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

莽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子泌、字進之。住湖北運使。先殿院之女。適參政公之子宿。宿乃耆之弟。於子美爲叔父。

紅梅閣

吳咸、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爲第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斗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臙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天桃。品流眞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美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吳死。其閣爲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尙存。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呼爲吳先生。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爲蔣堂侍郎有小賢號紅梅吳郎丞作此詞贈之。

先高祖

先高祖諱識。給事中諱□儀上一字犯壽皇御名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祥符間。用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權監察御史。屬眞宗東封。護蹕還都。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時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紀綱朝廷者。俾入臺言事。得之至難。故被選者。實爲不世之榮。先高祖任職踰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檢校司封郎官。平江軍節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時。金花帖子尙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貯之。亦題姓名於上。近吳南英於周叅政處模寫王扶盛京二帖子。名士題跋甚衆。皆以爲今世所罕見

者。予因歸而視其所藏。適與王扶同此一榜。規模無毫髮不相似。但多白紙爲護爾。今所謂榜帖者。蓋起於此。

趙霖水利

政和六年。莊徽待制爲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筆云。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泄放水勢。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具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赴尚書省指說。既被旨。因徧歷諸縣。遂得其利害。霖意不過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啓閉。三築圩裹田。遂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郟正夫差異。霖專主置閘之說。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竊謂二公之論。與今日又不同。往時所在多積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於圍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間遂有無窮之害。舍此不治。而欲舉水利。難矣。

黃氏三夢

建寧黃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吳。黃氏有三子。皆勤於學問。其父夢捷夫持榜帖報黃顏者。遂以名其長子。已而果第。久之其夢如初。乃折偏旁名仲子以彥。彥復掇高科。後數年。其夢亦如初。黃甚怪之。又以頡名其季。頡既第。顏卽死矣。

崑山編

唐人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今古。緝帙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于下。如六帖之狀。號崑山編。今其

書尙傳.

皐橋詩

皐橋者.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舂役.後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皮日休胥賦詩云.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陸龜蒙詩云.橫絕春流架斷虹.凭闌猶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卻是無人繼伯通.

謝賓客

公諱濤.字濟之.其先三世仕吳越.公幼而奇敏.嘗講學于陽山澄照寺之西廡.時王翰林禹偁、宰長洲.羅拾遺處約、宰吳縣.皆器重之.自此名顯於時.登淳化三年第.知益州華陽縣.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眞宗卽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選中.命知曹州.有兇人趙諫者.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以告訐.公奏之朝廷.斬于都市.乃下詔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爲兩川安撫.還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試直史館.出爲兩浙轉運使.還判司農寺.兼侍御史.知雜事.知越州.任滿.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其子旣入臺閣.迎侍于京師.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子絳.女適梅堯臣.聖俞孫.景初、景溫.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子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餘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務洛下.悉屛去外累.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佚

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一日因假寐。夢中作讀史一絕云。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浹生民。越一夕。揭館范文正爲記其事。

張子野吳江詩

張子野宰吳江日。嘗賦詩云。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廬。落日未昏聞市散。青天都淨見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爲當時之絕唱。

春申君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吳地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其說又似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爲正。

蔣密學

蔣堂字希魯。嘗兩守此郡。後既謝事。因家焉。自號曰遂翁。所居曰靈芝坊。作園曰隱圃。圃之內。如巖扃。水月菴。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皆極登臨之勝。公喜賓客。日爲燕會。時以詩篇爲樂。范貫之龍圖嘗賦詩云。勇退人難事。明公識慮長。波濤濟舟楫。霜雪見松篁。林下開前圃。花間撤亞槍。二疏良宴會。老杜好篇章。道向清來勝。機於靜處忘。當除印如斗。試一較閒忙。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既還本鎮。鄉人爲

之改觀。公在童齠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福巷。師孟之父。戶部師淳之伯父。予嘗從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楚撻。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李璋

李璋。（忘其字。）居盤門內。爲人不羈。王荊公甚愛其才。嘗有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鴈篇。又有公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羣才。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聲譽益著。後以特恩補官。孫益。字彥中。擢高科。歷監察御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譏謔。有一故相遠派在吳中。嘗於嬉遊之地。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姨某嘗遊。公因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語同試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爲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蓋公排第九也。

木蘭堂詩

木蘭堂多爲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鍾多慚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倡人爲此舞也（堂之前後皆植木蘭餘極高大兵火後不存）

林大卿買宅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求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處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富祕監

富祕監嚴丞相忠文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歷中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退居于家未嘗一造府治終年無毫髮干請士大夫皆賢之皇朝類苑嘗載其事卒贈司徒葬寶華山有子臨婺先都官之女（祕監與都官聘書今尚存）鮑學能文終池陽守鈞洵及元衡擢進士第皆祕監公之曾孫也

智積菩薩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此掷立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錫聞智積在蘇卽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爲獻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百嫗爲角黍會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鄙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也。三江。卽禹貢所指者。

楊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夫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贄運使減租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尙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贄爲轉運使。（轉運衙。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

鬬鴨

陸魯望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其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鄹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邪固卻而不受此書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讀至此則歎美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也

丁氏賢惠錄

丁氏賢惠錄安定先生文蘇子美書丁氏乃晉公之女弟陳君子之母也封長安縣君賢行甚著晉公鍾愛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辭俾其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已而同其弟繼登進士科觀此足以知夫人之賢矣

里人張紳世與陳舊其婦殁而沒夫人裸其嬰歸付乳媼親加拊視能言而還之相兄既南謫家日淪困有姊孫女幼孤夫人訓育篤於已生及歸馮氏子婦式閒淑甚宜其家時工部黃郎中宗旦守蘇聞而謂人曰茲事可書于史

張文定公知崑山

張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崑山時蔣堂侍郎爲郡守得公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因舉爲賢良公知崑山時吳越歸國未甚久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遠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傳燈錄

永安禪院僧道元纂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爲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頴悟絕人讀書於虎丘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爲鄉里首選繼登天聖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縣簿時范文正公爲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修他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高祖既抱疾因乞便親移吳縣簿後以居憂服闋調建安尉蔣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知句容縣發擿姦伏政如神明葉道卿內翰時開府金陵甚爲之前席楊紘持使節行部號

爲深酷。吏望風投劾而去。紘過境上。獨不入縣。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爲擾耳。其見重如此。自登朝。未嘗游公卿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嘗通判衢越二州。終都官員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號武丘居士遺稾。子程、孫況、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詩。嘗有六月吟云。曦輪獵野枯杉松。火焚泰華雲如峰。天地爐中赤煙起。江湖煦沫烹魚龍。生獰渴獸脣焦斷。峻嶺無聲落晴漢。飢民逃生不逃熱。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宮徹羅綺。渴嚼冰壺森貝齒。炎風隔斷眞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象牀珍簟凝流波。瓊樓待月微酣歌。王孫晝夜縱娛樂。不知苦熱還如何。夜宴詩云。兎魄侵堦夜三刻。蜀錦堆香花院窄。風動簾旌玳瑁寒。露垂蟲網眞珠白。美人匝席羅弦管。綺幄雲屏爐麝暖。只恐金壺漏水空。不怕鸞觴琥珀滿。勸君莫負秉燭游。曾見古人傷晝短。贈處士林逋詩云。高蹈遺塵蛻俗華。傲素園瓘溪頻下釣。蕙帳不驚猿。養浩時清嘯忘機。只寓言。幾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軒。送陳君子之四明詩云。短亭祖帳接平川。柳拂迴波繫畫船。漸向落暉分繡袖。忍聽雛曲怨鵾絃。雲連稽嶺應懷古。路近花源好訪仙。那更憑高望天際。江堤煙重草綿綿。搗砧詞云。星河耿耿寒煙浮。白龍銜月臨霜樓。誰家砧杵一聲擣破江城秋。雙桐老翠墮金井。高低冷逐西風緊。靜如秋籟暗穿雲。天半驚鴻斷斜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處離情先喚起。長信宮中葉滿堦。洞庭湖上波平水。萬里征夫眠未成。搖風搗月何丁丁。楚關秦嶺有歸客。一枕夜長無限情。曾大父嘗以所業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爲人也。世以爲確論云。

婁侯

崑山乃古之婁縣今縣之東北三里有一聚落尙以婁縣爲名或云在漢爲嘹後避錢王諱改今名予攷三國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滕章敏公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之父爲諸舅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文正爲鄉郡而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常爲首舉進士試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爲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通判湖州時孫威敏公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抗論得失爲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還復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虜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又上疏論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蒲鄧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復貶筠州已而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全活五萬人徙眞定河東除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葬陽山公屢領帥權條晝皆有方議者謂近世名將

無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辜。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

滄浪亭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爲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予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鄭宣徽

鄭戩、字天休。居皐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擿姦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鎭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晨。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屢試於外也。慶歷三年。代范文正爲四路都招討。元昊畏其威。再知長安。蕃酋部將。遮道臥轍。不得行。六年移幷州。尋拜宣徽使。奉國軍節度使。未幾薨。贈太尉。謚文肅。葬橫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謂臨頓里者是也公諱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則之姊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之學皆蒙愛奬後以特奏名拜官調晉陵尉又主鄞縣簿又爲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陞朝之後仍賜緋衣銀魚公既告老卽所居疏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爲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少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江諫議公望爲志其墓子嶧

中隱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樂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閒之詩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相與游從日爲琴酒之樂至於窮夜而忘其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於家吳人謂之三老

林氏儒學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吳門有諱概者嘗爲省試第一登載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俱登科級希爲樞密諡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邵爲顯謨閣直學士諡文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虙亦登第邵子之摠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國一禪師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爲僧。受業於景德寺法名道欽。因游歷叢林。遇一有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止。既至雙徑。遂借龍潭。築菴於其上。卽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葉少卿

葉參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淸臣。登禁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上眞。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慶之東。中有七檜堂。內翰道卿嘗持本路漕節侍養。道卿之子公秉。又嘗守鄉郡。搢紳榮之。（善卷寺丞。乃內翰之孫。長於詩。與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姪主簿公。娶叔舅四朝議之女。）

二游詩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酣飲於其閒。至日晏忘飲食。又有前涇縣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嘗游二君宅。每爲浹旬之款。篇章留贈不一。號二游詩。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學者尊其道。皆稱爲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鄭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祕書省校書郎。文正上疏請建郡學。首以先生爲吳興學官。繼移此邦。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裳。

終日延見諸生。以嚴師弟之禮。解經有至要義。懇懇爲諸生論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崇尚行實。自後登科爲大儒者。累世不絕。如滕章敏、范忠宣。錢內翰醇老。皆從先生之學者也。至今學宮畫像而祠之。

蘇子美飲酒

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張伯玉郎中

張伯玉、字公達。嘗爲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闔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並見蓬萊集。

上方詩

唐孟郊因其父爲崑山尉。嘗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其後張祜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淩虛勢欲吞。

書簽齋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二公之詩一夕和竟詰旦卽回棹其詩云僧蹊躡青蒼莓苔上秋牀霜翰飢更淸風籟遠亦香壞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塲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呑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此四詩爲山中之絕唱

陳龍圖使高麗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攽李常寧李淸臣輩首被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爲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辭更命睦睦卽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涉海踰月出入驚濤中遂抵其國使還乃眞拜所假官職且令服所賜黃金帶又賜黃金盞於令式外以爲寵俄直龍圖閣知潭州卒二子彥文經仲嘗躋法從彥武緯叔爲提舉官墓在南峯山

朱樂圖先生

初林希樞密買卜於京師孟詵爲作卦影畫紫袍金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爲高麗之役涉溺海故力辭之後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也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英聲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官。後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達。棲隱于中。潛心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主人瀟洒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樂圃。二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嘗造先生隱居。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於人。而惜其遺逸沈晦。因觀所著續圖經。遂作序以紀之。

海涌山

虎丘舊名海涌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爲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諱。改曰武。

盧通議

盧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奇頴。舉神童。年十六。擢進士乙科。慶歷間。知襲州。時蠻人入寇。柱管公經畫軍須。以應辦聞。歷婺泉二州。除廣南提點刑獄。福建湖南兩轉運使。力請郡以自効。神宗嘉之。顧執政曰。盧革恬退如此。可與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幾告老。遷光祿卿致仕。以子貴。進祕書監。太子賓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踐作。遷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盧提刑橋。卽公所居之地也。先殿

院。既以散秩養痾。日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公誠慤莊重。有前輩之風。先殿院雅好其爲人。朝夕與之議論。公性不甚飲。每勸之酒。至三分。則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則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應之。既去。先殿院審執事者。皆曰。客之言毫髮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閶門樓詩

閶門舊有樓三間。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蘇子美詩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章守子用皂蓋

元豐中。章岵弟岷朝議爲郡守。剛介不可屈。人因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用皂絹蓋。肩輿不過二人。

隨緣居士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中進士乙科。爲雍丘縣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既復位號。典册有未盡正者。因上書引古義力爭之。崇寧初、黨論起。名入黨籍。羈置登州。會赦還鄉里。遂休官。號隨緣居士。欽廟嘗書隨緣二字賜之。藏宸翰於家。著隨緣居士記。書之於壁。建炎中。追錄黨人。除直祕閣。公無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

石點頭

今虎丘千人座旁、有石點頭。十道四蕃志云。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無信之者。乃聚石爲徒。與譚

至理石皆爲點頭。

軌革卦影

韓中孚、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筮之。賚一金章紫綬人。有賁色瓶在其旁。後有一人處圓圈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賁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菴。其狀甚圓。應天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不惟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夢石天王像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熱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改正洪範

余曩、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謂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證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常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純佑字天成。純仁字堯夫。純禮字彝叟。純粹字德儒。長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壽不遐。終軍器簿。堯夫位丞相。彝叟爲右丞。德孺亦躋法從。平時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孫明復、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門。朝夕與其子弟講論道德。故賢行成於所習云。

林酒仙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羣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眞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鎭。嘗爲平江軍推官。文聲甚著。與曾大父、同登天聖五年第。情好極密。高祖殿院墓銘。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從事（一作判官）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鮠魚 廣韻鮠吾灰切魚名似鮎集韻吾回切魚名鯢之小者

鮠魚、出吳中。其狀似鮎。隋大業中。吳郡嘗獻海鮠魚乾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皮日休詩云。因逢二老如

相問正滯江南爲鮸魚。

徐都官九老會

徐祜字受天擢進士第爲吏以清白著聲慶歷中屏居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于家同爲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趣晏之首題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終都官員外郎子仲謀厲持應持節女適樞密直學士施昌言

中吳紀聞卷第三

葉道卿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寶元中、爲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歷初、出知江寧府、召入爲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爲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瀛州、又改青州、永興軍。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年爲患。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媚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濬學偉文、發於妙齡、天然清流、不雜渭涇。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觀風樓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是詩情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爲觀風今復名西樓矣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有畫像在吳江鱸鄉亭旁東坡先生嘗有吳江三賢畫像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爲塑像臘祀主人王文孺獻其地雪灘因遷之今在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爲之記

程光祿

程師孟字公闢所居在南園之側號晝錦坊自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因徙姑蘇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知吉水、錢塘二縣皆有政聲後通判桂州慶歷中詔近侍二十人各舉所知於是柳植施昌言薦公可任除知南康軍又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飢民四十餘萬擢提點河東路刑獄尋嵐等郡無常平粟遇民飢或窶蕃境公得請出祠部牒募民納粟置廩以備荒歲汾晉之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爲釃渠築通泉源所溉者無慮萬頃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知洪州興利除害一方甚賴之英宗即位

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場利害。公請減物直。償閣欠。以來北貿。使還。除利州路轉運使。江南西路轉運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賦民納茶租。謂之白紐錢。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計斤輸秤頭錢。代其數以寬民力。至熙寧中。以公之請。頒下諸路。俄傳交阯爲寇。遂以公直昭文館。知福州。一新學宮。禮先生賢士。以厚教育之意。鐵錢亂幣。公爲罷之。鎭疾救荒。蘇息以萬計。閩中父老有云。自國朝守吾郡者。謝諫議泌。以惠愛著。蔡端明襄。以威名顯。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廣州。廣控蠻粵。而無藩垣扞禦之備。公至則請作西城。廣踰十二里。由是廣人有自安之計。大修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秩滿。除右諫議大夫。再任公治廣六年。威愛並行。上遣中使撫問。召判三班院。還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改判將作監。出知越州。公至越。寬猛適中。而事自治。民皆愛之。又逾於洪福廣也。官制行。換太中大夫。青社闕帥。以通議大夫充京東安撫使。期年政成。上疏告老。還正議大夫致仕。哲宗卽位。授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葬橫山。公強敏精察。出於天性。凡臨治五大鎭。斷正滯訟。辨活疑罪。蓋不可勝計。所至之地。囹圄空虛。道不拾遺。既去。民爲立祠。刊石頌德。樂圃先生少許可。至言公政事。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戡帥嶺南。常袞化七閩。無以加也。故天下以爲才臣吏師。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丁晉公飯僧疏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嶽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笏。飯僧于潭州。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偏智。道育羣情。凡欲拯於傾危。必豫形於景貶。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衮。雖曲

盡於寸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淸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眞儀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國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游湘土。道假堊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淸閒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孟蘘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羞淨供。仰芯葛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惟願天回南睠。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亦感於君恩。庶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補仲山之缺。雖曲盡於寸心。今多作巧心。後人見晉公以智巧敗。故改云。惟其曲盡於巧心。是以難調於衆口。不知以巧對衆。未如寸字爲切。

蔡君謨題壁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舊亭。撤而新之。蔡君謨題壁閒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治而大之。以稱其名。既成。記工作之始。以示于後。

郊正夫

郊亶。字正夫。太倉人。起於農家。自幼知讀書。識度不類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正夫獨破天荒。後住金陵。遣其子僑就學於王荊公。嘗有贊見詩云。十里松陰蔣子山。暮煙收盡梵宮寬。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數庭霜竹顫琅玕。大鵬汎有搏風便。還許鷦鷯知羽翰。荊公一見奇之。今集中有謝郊亶祕校見訪於鍾山詩云。誤有聲名只自慙。煩君跋馬

過茅簷。已知原憲貧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就猜嫌。誰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自此聲價頗重。熙寧中。爲司農寺丞。上書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頗難之。正夫條水之利害。著成一書。今刊行於世。未幾。復司農寺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爲太府寺丞。出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於太倉孫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團諫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以水利、役法、鹽、銅、酒、五利獻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農寺丞。旋出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罷免。已而歸治所居之西積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獻之說。爲圩岸溝洫。井舍場圃。俱用井田之遺制。於是歲入甚厚。卽圖其狀以獻。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復召爲司農寺主簿。稍遷丞。預修司農寺勅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路轉運判官。

陳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陳質。德行著於鄉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賢者逝如此。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獨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公有二子。曰鄧、曰之奇。皆爲吳中高士。

鬱林石

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謝希深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甲科。楊文公億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寶元初知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二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爲時名儒。

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濟養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遠道士詩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詩云。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窴。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

言常累歎。勿謂予鬼神。忻君共幽讚。清遠道士。竟不知其爲何人。以鬼神自謂。亦怪之甚者。顏魯公、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詳其因。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必神怪之儔也。

幽獨君詩

唐時虎丘石壁隱出幽獨君詩二首。其一云。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有孤墳。其二云。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辭甚奇愴。後人又有賦答幽獨君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本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子院。）懵無所知。每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住靈巖。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宗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倡薦寢。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爲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翌旦灶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吳王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爲郊天之舉。僭禮亦甚矣。

范貫之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姪。登天聖八年甲科。嘗知廣德縣。有治狀。孫甫之翰。薦之通判許州。至和元年。吳育春卿薦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經綸天下之志。其長也。遇事未嘗屈。及爲上耳目。昧夜思所以稱職者。始見上。卽陳願擇賢相以久其任。既而論奏二府與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極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罷去。而公之名迹愈聞天下。移廣東路轉運使。又移兩浙。未幾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號。公獨諫以謂無益於治體。而有損聖主謙尊之德。至言諸閤女御例遷。因災異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遷侍御史。知雜事。會大臣居機宥者無遠謀。繼而進者復不協時論。公論列甚切。上雖納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請郡。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臺諫。凡九載。朝廷之事。聞無不言。言必欲行。如擇宗室以備問安之職。請士大夫終葬。始得從仕。限民田以均民產。抑貪墨以清守令。止內降以杜漸。立私廟以廣孝。擇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務。而衆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爲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祕閣。有詔褒美。子世京、世亮。皆舉進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號豸冠坊。葬天平山。趙清獻公志其墓。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墓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爲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眞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蕭灑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窶僦市屋以居嘗有絕句云茅簷月有千金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觀其詩大抵多清淡嘗題集清軒詩云洗竹放教風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詩云白快近來逢素鬢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詩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舊嘗作古風送朱天錫童子云黃金滿籯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兒不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渥洼從來產龍駒鸞鶱乃是眞鳳雛一朝過我父子俱自稱窮苦世爲儒雪窗夜映孫康書春隴晝荷兒寬鋤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裾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古來取士凡數塗但願一一令吹竽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還鄉閭初景修爲汝州梁令作此詩天錫既到闕下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繳景修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

語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遺材卽令召對珪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然後擢用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罷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歷仕三朝每登對上必問聞卿作朱童子詩試爲舉似由此詩名益著終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千篇號張祠部集子漢之（漢之嘗宰崑山顚緩於索租邑人戲云逞家自來無此故不與人索也）

崑山夫子廟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廟自黃巢之亂存者無幾崑山之廟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大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徵事郎邊倣首爲崑山宰因其遺址重立夫子廟門闕甚麗狀十哲像於其旁王元之爲作記景祐初范文正請立郡庠於是縣亦有學矣

孫子和

孫沖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少負才名爲荆公之客嘗著鄉黨傳說二論荆公甚奇之後宰和之金山號爲循吏律己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率家人解其歸裝老獲有畜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其它大率類此鶚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幾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五無子以族妹畯爲嗣畯嘗倅江州終朝請大夫

子和妻予之姑氏又與叔祖朝議爲同年叔祖嘗以詩挽之云結髮欣同籍聯姻喜素風期君千里逸耀我一枝窮新命拖紳後殘編旅笥中空餘循吏傳紀次在元豐

張翰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初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煙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贊之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引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賦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鱸魚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唐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陸魯望以所業見之自此交從甚密更迭倡和無慮數百篇總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吳江別名也日休自有著述號鹿門子書

橋名

城中有橋梁三百六十所每橋刻名於旁者始於郡守韓子文度支兵火後閒有缺者

福昌長老正橋頗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籬根愼

衲遙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荆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閒。嘗作青玉案詞云。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仙館。綺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皐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文學。泛觀古今詞章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於常倅。

白公檜

白樂天爲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之爲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勻。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掾。後絕意祿仕。徧遊天下佳山水。嘗爲雁蕩百詠。其末云。都爲畫工圖不得。一時收拾作詩歸。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終之義也。後果以癸日亡。甲日殮。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於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溪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閒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蓋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於心。故爲其所喜也。後子通以詩集呈荆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

爲趺宕無成一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屬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荆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淳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與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爲一時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帥下車必卽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論薦者甚衆子通竟無祿仕意其於死生禍福之理莫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於壁閒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輿閒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往來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此仲殊一日訪子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榭東依舊清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於世無子一女適樂圃先生之子發

破山詩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誦揭諦呪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續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鬬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字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廟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誇示於四方以爲榮焉唐書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

有腳書廚

叔祖諱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嘗憤聖道不用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自幼讀書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廬攻苦食淡手未嘗釋卷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號爲有腳書廚嘗題一絕於壁間云月度疎櫺起更慵坐聽澄照五更鐘卻思潮上西興急風遶山前萬箇松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西安丞桐廬令子況既登郎省贈左朝議大夫

泰娘

泰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云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皐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傘旗

南園詩

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盃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王黃州爲長洲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卽以詩贈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耳京遷以無功名誚之黃州雖終爲黜臣其名與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處師垣之

尊至今雖三尺之童睡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爲宏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

錢氏納土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詔授洪進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是歲錢忠懿王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錢氏納土蓋在陳氏之後或說以爲興國二年非也

白馬磵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磵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於磵中因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堦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巷乃其修習之地也

禪月大師

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爲僧徧參名德又善作詩文有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中吳紀聞卷第四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蘇黃門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爲宰相一年。出知潁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卽位。復欲召爲相。尋卽下世。遺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詩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獬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荅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

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北閣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爲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爲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郡序亦有三賢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爲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寧元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爲太學正元豐五年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公病渴而卒）雙親千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旆塵埃鎖故廬虎邱山下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歎朝衫脫未能忽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蒞官有廉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蘄得其情以故人無冤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問其故蒼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銀

幾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終始無阿附意子細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脣斂投柴玉腕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邱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畫永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糕蓮房露臉盈盈無語處恨何長有翡翠憐紅鴛鴦妒影俱斷柔腸淒涼芰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之火。幞頭腳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剗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荅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閒。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薛卽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

橫水明光之甲得自盧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橫水明光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遽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耆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熏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案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處基宜升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糸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糸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陊隳。無人整頹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秀。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瀧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衲。餅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幽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革澆漓。騖彼東山嵩。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淩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爲蓍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戒言。佛日重光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閒。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嶠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方子通爲忘年交。後以年格推恩。調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號如村老人。治圃築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閑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號如村冗稾。唯室先生。及參政周公葵。皆爲作序。子伯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懋云三百闌干鎖晝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蜷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懋祕校劉於詩前具位加榜下二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思皆爲王荊公門下士荊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櫂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薑。始於陸德明。詁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薑。蓋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昔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作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公親書方册。開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爲發運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特賜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大雲翁

林亦、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爲常州教授。在職六年。學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賜詔曰。閱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提舉學事。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壽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醾爲雅客。桂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爲吳州。隋爲蘇州。大業末復爲吳郡。唐武德中復爲蘇州。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爲中吳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復爲蘇州。州嘗爲徽宗潛藩。遂陞爲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卽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灰爲丸。幷以然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然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以爲不可及。張文潛學士爲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陽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邪。既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

跣足晝夜哀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婣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銳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舊治海旁之民聞公復來驩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琥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焉公賦詩爲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應華星臨潁尾年均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疎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蕭灑上賓閑金地無人晝啟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采爲孚亦相繼擢高科采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爲孚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端中崇觀間有聲於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爲顏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

滕樞密康許嫁以女尋卽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焉華亭舊亦爲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雲兄弟而以此爲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得城磚甚多及箭鏃以銅爲之識者疑其爲春秋時物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邨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俗遂訛爲鎭義汴人龔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邨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曰爲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譙川人徙居淞江高尙不仕獨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從嘗以詩贈之無悔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衞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書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蠶眉鴉鬢纔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尙深遠大率類此

蟹

吳之出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者莫能遏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有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荅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爲吳越後身道人爲洞賓

鄭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淩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僊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爲之立祠按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潘子直云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耳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也祠中舊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莫對斯人鄉人

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間。靈蹟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會。所收之多寡。持杯珓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故爲崑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學。爲師友所推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爲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矯矯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薦之。中書撿正官。察訪關中。辟公爲官屬。公務佽助之。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興最遠。青苗法行。乾祐獨不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貧。其徒歲以禾麥博易爲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稱貸於公家爲利。令無罪。宜復其任。公用薦者遷官。知湖州德清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以開說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而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十餘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踊。公平其直使糶。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其他便民者。別有數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薦者遷官。知考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考城。如德清。於方田也。以最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賞格。嚴保伍。姦無所竄匿。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游。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府界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宗出氏名付中書。蓋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出。公至則犯隆暑。徧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諸路

常平官廢。公赴吏部。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南五年矣。吏有嘗不快於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慰留之。乃舉焉。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儒。爲學者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即歸崑山。日與親戚閭里置酒棊弈。道故舊爲樂。任且滿。本路使者等言。孫某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力幸未甚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壠。徧謁嘗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以後事。問日早晏。盥手焚香。即寢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蹟。每遇物無忤害。所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爲詩。著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于吳門。嘗有所愛。往京師。爲岐公強留之。逾時不返。因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樂府。豪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效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識周知。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

意一揮金玉鏘揚組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嶮徘徊鴈閣出入鳳池乘輿南游曠達不羈朝賞夕晏選勝搜奇擺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望是非擾擾萬緒付于一卮頹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於此可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桃花塢誌其墓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達於從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遷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人陳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震澤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撰誌吳中閩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生平生所註論語集解古今語說著作文集幷高宗所賜敕及遺像震澤記善錄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德慶坊故居云

中吳紀聞卷第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雲翁宓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爲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蚊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煙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土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士風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於世。

范祕書

范雩、字伯達。予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見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學。學者至今以爲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參政公、卽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賫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日俟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卽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閒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祖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發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尚

承平時。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匄于市。得錢卽買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初主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傍畫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叟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爲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父、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罵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醅至。旋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閒。顏卿家帖到今傳。此公剛鯁無情煞。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顏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來情

脈脈無緒理殘糕。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琴沽。閑多卷滿新題句。懶極牀堆未答書。客疎閑吠犬。庖置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閭丘大夫

閭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閭丘。

寶嚴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逍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麗。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州僧伽塔、爲第一。此爲第二。至今尙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閒。地形雖分。而地脈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謾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家園。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奬。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櫂舟訪郊子高於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崑。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此境憑張益。三百年來屬老文。

綽墮　避御名、改曰墮、即今綽墩。

崑山縣西數里有郵曰綽墮。古老傳云。此乃黃幡綽之墓。至今郵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爲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枏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爲

時顯人。徽宗卽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唱名日。有旨駁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柰何以直言罪人。衞士怒孝聞唐突。以拄釜擿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捽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人招是駱賓王。幷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幷岳廟。都一時閉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沖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爲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卽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鄰。謂之生老病死。

郟子高

郟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才挺特。與范無外爲忘形交。鄉人至今稱之。謂之郟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

崑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淩峰賢上人云。步入淩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爲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素琴之韻淪杳冥。神閑意定默自鳴。宮商不動誰與聽。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龐形端顏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寧必絲桐絃斷續。於戲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昭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聲我語。紛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精於人倫。同舍皆爲其品題。心甚畏之。嘗見唐煇子明。以手拊其腰曰。異日金琅璫無疑矣。子明性莊重。面大發赤。一日顏仲謙過鄰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乘閒又語予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銀琅璫。衆皆未以爲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有郅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予始拜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酆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圜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僖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利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爲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書劒當年游上都賢關蟲篆挍諸儒文華燦燦九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翌漫白頭空此死樵蘇遺編殘稾應猶在搔首令人益歎吁又云遺文膾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跡有妻先蝶夢行藏無子付洪方雲蘿煙蔓新泉宅秋月春花舊野堂交倡綵牋眞翰墨幾人知爲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舉族祀之不絕

范文正爲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如此荅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尚在冥閒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閒有題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蓬篠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善作詩少從后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邨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柰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爲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邪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朝爲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爲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鹵尙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渭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徘徊岡福山岡竝在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續圖經云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諴之別業也切詳畢諴未嘗爲相爲相者乃畢誠也諴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福禍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濟嘗賦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莫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根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釜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某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

府奉養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閒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閒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即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閒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謂三命

謂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卻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雞自隨閒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爲常後享高壽而死其茶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吾家虎邱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鐙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

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厓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臘庵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臘庵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買葑作址計三百萬錢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臘庵摩詰詩煙花遶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蟹舍豈著我請具蓑笠懸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此遺人馳書招文種大夫因以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勳名閒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蛇化爲劒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殪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徐觀其餘乃折劒也至莫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具載其事（衛月山因筆錄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蟑螂鼷鼠）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時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萍蓬無柰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勔之子。爲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紫服。旦日適相會於天慶。朱之虞兵。因見賈所佩魚熟視之。賈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銜之。爲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爲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爲名者。竝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爲稱者。切慮亦當禁約。其後又有以龍皇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爲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爲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興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藏經。命剔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章綡、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閉置一書室中。故綡與綘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綡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日綡以詩餞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戶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歷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爲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歷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人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天爲得不死惡而壽爲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爲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爲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比無助者爲多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善德之召歟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別旅襯舉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尚饗

沈元敍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崑山沈東元敍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寓其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第六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喚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德基爲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峩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菽水年來屬未涯羞騎款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腳斜掠過短莎驚脫兎踏翻紅葉鬧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卻憶當年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閒中原百戰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倘有寸功裨社稷歸來恰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淩佛子

淩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子也紹興中爲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有妨寒素進取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己以廉待

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請。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淩佛子。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縣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石。或謂無垢託此以諷朝士。尋卽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齋廳掩蔽于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數十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周植槐柳。增崇殿門。嘗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幷書學榜以寵賁之。於戲。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以孔子爲師。當學孔子之學。非爲博物洽聞、緣章繢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爲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

溜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何如。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爲御史中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宮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未幾拜參知政事。力匄奉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六十四。謚和子陔。公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廷。公爲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虜寇滐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爲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卽命賜其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騎於楊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公雖爲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極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寓崑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爲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爲樂。其文温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卽行。留連無益。薨背前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纊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

典略錄百卷。

顧景繁　與施宿武子同注蘇詩卽其人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襲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爲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工部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紫微彥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留。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慢檢校。親舊相逢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尚書履。袖中有策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撐突五千卷。底用會稡箋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衮衮顓蒙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子美除漕。到蘇置。過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護送至山中。親題于亭亭之壁。予視景繁爲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住靈巖。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爲眞贊云。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巖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溼。風又吹不滅。大衆舉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璨老。雖相

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瓚老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肖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師名國深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因卽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爲人誠樸好以俗下語爲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脸丹如朱頂鶴髭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潘悅之

潘兗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姊民贍工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邨公之裔。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以免舉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欲盡寫舊作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信。竟書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後一第。下世時去揲蓍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郊正夫登第後。有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士適爲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賈三千人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講求賢良等科。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爲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宇晏然。而范鎮等爲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況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羣盜陸梁。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爲甚急。臣願陛下爲宗社無疆之

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大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曰。檜待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右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州。終浙東提刑。彥光居鄉。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弟萬、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淩煙。日者悲離索。公乎又杳冥。門人辨韓集。子舍得韋經。此去念奚室。空來聞過庭。路遙人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鑒裁甚精。李樂庵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洽。卽納之爲壻。二公尋卽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第

其甲科之先後無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以爲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夕聞有風雨聲詰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崑山雖去松江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庵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強因作問潮館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驗於何時然潮汐起於崑山邑人必有當此讖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一大幡於寶積寺刹柱歲率以爲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塔顧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於一古柳之下終夕爲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回顧皆丘浸舟齊於木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幡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罩一舟龔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案吳氏感應錄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爲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是在城報恩寺今北寺也

樂庵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爲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高宗屢引見。僧徒譚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挂其冠而歸。遂卽庵廬而居之。自號樂庵。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爲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行爲右正言。亦力彈之。莫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遵、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後。絕欲清修。唯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庵之左右。皆植修竹。經史圖書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卻藥。終日燕坐。一夕親作手簡。徧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條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庵集。又有易說語孟說若干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

跎。膾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爲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黃門爲之記。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如此。子閎中孫林兢曾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予肄業郡學。其爲人好崖異。且狠愎。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筆。黨毳可爲氈。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應荅。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雞頭之說。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蠭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

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絅爲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覩莫不爲之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畸姚忘其名重案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彝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畫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斂寒煙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譙樓一夕爲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餘者欲析而爲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沖徽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温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賜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勐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譏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和據地分不相交越勐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衞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勐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勐嘗預曲晏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勐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姒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亦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卽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勐敗撿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勐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牓以三錢計其直勐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

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謔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个保義酧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壘假山得保義幞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壘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畝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諱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諱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荅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案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銜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受風旨。誣劾公讖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庵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閒。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庵。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義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慕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謔

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朝奉廣文）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皮韁馬轡丞（田馬自相謔）冬瓜少貌猶施粉甘蔗無才也著緋（猜謎婦人富英對丁中散）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煙誰家莊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艸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故錢銅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義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崑山號爲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固圄爲之數空。捄石堤。疏斗門。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鳩造塘餘材。爲倉廒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爲立祠。作思韓記。鐫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筆墨畦逕。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爲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邪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鑱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

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翟超

崑山弓手翟超數以勇力奮而酷嗜金剛經晝夜誦之不輟邑有盜尉責其巡警失職撻之退而憤然曰他人被盜而我乃受杖不復還家坐於一廟中誦經達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禮東齋謙老名之曰道川俄爲僧見處日明因行腳江西途中遇虎無懼色虎馴伏其旁遂巡引去晚注金剛經超乎言句之外名禪老衲皆以爲不可及其後圓寂之際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栗縱橫妙處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今葬於山中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條宋宣教郎龔希仲譔及其子昱所敘行實附後熊之外王父王君家所藏前後散脫數紙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父既歿熊於外家始覩元本缺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於吳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錄本見示所存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尙恨未完噫熙寧九年距今纔二百年而書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獲其全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必也如此豈不甚可惜哉因爲記其大略以示來者云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盧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憾矣崑山龔希仲又攷新舊圖經及地志不載者曰中吳紀聞命次子昱讎爲六卷自敘云効范忠宣公東齋紀事暨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卽

中援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索隱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云抱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躋躋名場。昌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歟。二百年後。武寧盧熊修蘇州府志。輒取材焉。讀其跋。可想見其尚友深情云。或曰字熙仲。宗元之曾孫。父況。與蘇過齊名于朝。人號龔蘇。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年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子晃昱曰。毋設仙釋像于櫃前。供一花一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行詳本傳。虞山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于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赦文內。孝行節誼。著于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

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敷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爲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士。